

营营汲汲谁知我

——韩愈形象的另一面

徐建融

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的韩愈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伟人，尤其有大功于儒家道统的继承和弘扬。但对他一生营营于干谒权贵、汲汲于谋利禄的行为，后人亦不无微辞而时有诟病。

如司马光评其《闵己赋》，认为颜回的簞食瓢饮不过“哲人之细事”云：“韩子三书抵宰相求官，与于襄阳书求朝夕米什赁之资，又好悦人以志铭而受其金。其戚戚于贫贱如此，焉知颜子之所为哉！”陆唐老评其《符读书城南》诗则云：“退之所学所行，亦无愧矣！惟《符读书城南》一诗，乃微见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……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，此岂故韩愈哉！”郑少微评其《与孟简尚书书》以为：“孟子莫大人，轻万钟，召之则不往也。愈则倏于顛、干宰相……其曰‘韩愈之贤不及孟子’，可谓自知矣！”黄唐评其《后十九日复上（宰相）书》则为：“韩上宰相书历道饥寒，有‘溺蒸于水火’‘大声疾呼’之语……夫不用而穷，乃士之常，古人宁有乞怜如是乎？或曰：言不足以尽人……曰：不然。韩子亦幸而举进士耳，使其三书获荐，谢恩权门，将委己以从人耶？抑以身而殉道耶？故论人于已然，则韩子之贤，诚所难能；观人于未然，则韩子之言，不足为法。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包括近世钱名山先生，对之也颇有非议。

这样的认识和评价，盖出于儒家“士志于道”的一贯传统。“君子固穷”，“安贫乐道”，“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。”这方面的典型榜样，自然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，在韩愈的时代，甚至被尊为陪祀“先圣”的“亚圣”！

但一方面，尽管孔子高唱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，同时却又坦言“富贵可求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”，而且尤好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的物质生活享受；另一方面，在韩愈的心目中，颜回并没有为儒学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实际贡献，真正一脉相承了由周公而孔子的儒家道统的是孟子。包括后来孟子取代颜回成为陪祀孔子的“亚圣”，便归功于韩愈；自然，韩愈也成了孟子的嫡传。而恰恰是孟子，把孔子更直截地指出了仁义与衣食的关系：“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……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（《梁惠王章句上》）也就是说，无论国计还是民生，也无论群体还是个人，物质都是第一性的需求。

在《进士策问十三首》中，韩愈认为“人之仰而生者在谷帛，谷帛既丰，无饥寒之患，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，措之于平安之地”，正与孟子是同一思想。在《朽者王承福传》中，又借王口说：“乐富贵而悲贫贱，我岂异于人哉？”则与孔子所讲的“富与贵，人之所共欲；贫与贱，人之所共恶”是同样的意思。

韩愈从小力学，20岁应科举不中，25岁中进士第却不试，直到35岁才正式进入官场获取俸禄。但宦海沉浮，屡遭贬谪，所得菲薄。“穷鬼”“驱之复还”，如影随形地相伴了他的一生。贞元十五年（799），他在《答李翱书》中说道：仆之家本穷空，重获功劫（指宣武军动乱），衣服无所得，养生之具无所存，家累仅三十口，携此将安所归托乎？……仆在京城八九年，无所取资，日求于人度时月……不知何能自处也……昔者，孔子称颜回‘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’。彼人者，有圣人而为之依归，而又有簞食瓢饮足以不死，其不忧而乐也，岂不易哉？若仆无所依归，无簞食，无瓢饮，无所取资，则饿而死，其不亦难乎？

贞元十八年（802）《上于襄阳书》中又说：“愈今者，惟朝夕米什赁之资是急，不过费闾下一朝之享而足也。”

永贞元年（805）《上兵部侍郎李巽书》再讲：“家贫不足以自活，应举宽官，凡二十年矣，薄命不幸……卒无所成。”

……

他的生活究竟竟困到什么样的程度，竟使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要向人诉苦，乞求同情和帮助呢？

我们知道，韩家“口多而食寡”。他兄长早逝，嫂嫂和侄女均由他抚养。他自己的儿子，见于韩集文字有昶、符、爽、佶四人，或以符昶的小名，则当有三子（43岁撰《乳母墓铭》自述二男）。但见诸友朋文字者，仅称一人——那么，另二子为什么无人提及呢？又，据皇甫湜《韩文公墓志铭》，他至少有六个女儿（《乳母墓铭》自述五女），女婿分别为李汉、樊宗懿、陈氏、蒋係（嫁给李汉的女儿在李去世后成为樊宗懿的填房），则另三位女儿又何去何从了呢？

元和十四年（819），韩愈被贬潮州，侄子送行，妻子儿女随行。四女笄，时年12岁，一路“撼顿险阻，不得少息。不能饮食，又使饥渴。死于穷山，实非其命。不免水火，父母之罪。使女至此，岂不缘我？草莽路隅，棺非其棺。既蹇遂行，谁守谁瞻？魂单骨寒，无所依托”，直到长庆三年（823），韩愈还京官京兆尹，才将她归骨而葬。笄既穷饿而死，则揣想其他几个未见诸他人文字的儿女，也有可能因穷困而夭折或早逝了。而他的侄子老成、侄孙逸先他而去世，则是有文字记载的。

至于韩愈本人，撇开其只活了57岁寿，因为古人的寿命多在60岁以上。他早在35岁便开始掉牙，这实在是甚为稀见的！嗣后更一发而不可收，“俄然落六七，落势殊未已……觉常岁一落，自足支两纪”，到45岁仅剩松动之中的12颗！且“目视昏花，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；两鬓半白，头发五分亦白其一；其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”。老年而早衰如此，足见其因缺衣少食、营养严重不良而导致的身体状况之差！是岂虽簞食瓢饮而足以为生者所可同日而语！

明乎此，对于韩愈不甘“寂寞”地营营于权贵、汲汲于利禄，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作苛求的批评。同时也提供了我们对儒家“志道弘毅”的重新认识，也即为人先为己，只有修身齐家有了保障，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。所谓“谋道不谋食，忧道不忧贫”，决不是要人弃食谋道，更不是

教人以贫为道。韩愈“念昔始读书，志欲干霸王。屠龙破千金，为艺亦云冗”，表面上显得志存高远，实质恰恰是孟子所讥的“道在迩，求诸远；事在易，求诸难”的好高骛远、不切实际。不率先解决自己的吃饭、生存问题，一切雄心壮志、豪言壮语，都不过是空中楼阁。

仆始年十六七时，未知人事，读圣人之书，以为人之仕者，皆为人耳，非有利于己也。及年二十时，苦家贫，衣食不足，谋于所亲，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……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，其小得，盖欲以具裘葛养孤寡；其大得，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。（《答崔立之书》）

孟子说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身之本则正在食啊！脱离现实的理想，就这样落实到生活的现实之中。韩愈的一生好为谈墓文，固然是为了钱财；但他的好干谒权贵，却不仅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俸禄，同时更为了实现“原道”以经济世理想。

要想实现这一理想，首先必须取得一个“达”的平台。尤其是“布衣之士，身居穷约，不借势于王公大人，则无以成其志”（《与凤翔邢尚书书》）。这一平台的取得，虽然“业患不能精，无患有司之不明，行患不能成，无患有司之不公”，是自上而下的发现，但毕竟有司者贵人多事，多事百忙，便难免无暇全面顾及沉沦下层的人才。则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”？孔子尚且周游列国、奔走王公，诚

所谓“士之行道者，不得于朝，则山林而已矣。山林者，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，如有忧天下之心，则不能矣”（《后二十九日复上（宰相）书》）。这就需要他向有司不懈地作自而上上的“自进自举”：“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矣，书亟上，足数及门，而不知止焉”（同上）。如果“在下之人，负其能不肯谄其上”，则必使“高材多戚戚之穷”而难酬其志（《上于襄阳书》）。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，同时也是道统的挫折，所谓“果以自弃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，其可乎？”（《上宰相书》）所以，“身居穷约”的“在下之人”，于有司“未尝干之，不可谓上无其人”。

在《应科目与韦舍人书》中，他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。说是有一“怪物”应该就是龙，得水则升腾变化、上下天地，失水则为猿猴之笑。“然其穷困不能自致乎水”，“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，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。然是物也，负其异于众也，且曰：‘烂死于沙泥，吾宁乐之；若俯首帖耳，摇尾而乞食者，非我之志也。’是以有力者遇之，熟视之若无睹也，其死其生，固不可知也。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，聊试仰首一鸣焉焉，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致之清波乎？其哀之，命也；其不哀之，命也；知其命而鸣且号者，亦命也。愈今者，实类于是。”

孔子曰：“谓（我）似丧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”知我罪我，其惟夫子乎？



笔会

芭蕉栀子图
(国画)
谢稚柳

失踪的碑

张瑞田

北风越过燕山山脉，呼啸而至，天气骤冷。翻开《徐法绩神道碑》，信手抄录。这是左宗棠撰写的楷书碑帖，横线条细，竖线条粗，结构浑厚，筋骨血肉清晰可感，典型的颜体楷书。左宗棠写颜，写到这个地步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这本帖一直放在书桌案，有时当字帖临习，觉得这帖恬淡雍容。或许是《徐法绩神道碑》沉甸甸的分量可以减轻深秋的寒意，遂用大笔，蘸浓墨，一字字抄录。开始是漫不经心地抄，当抄到“时天下无事，中外宴安，言官多计资待擢，希言时政得失。公屡疏言国家大计在求人才、捐文法、重守令、严绳贪墨”时，内心被触动了，放下毛笔，再一次逐字逐句阅读起来。

阅读过多少次《徐法绩神道碑》碑文，记不得了，总觉得左宗棠所写的碑文有真情实感，有戏剧性，有作者与碑主离奇的故事情节，耐读、好读。左宗棠厥功至伟，声名赫赫，历史影响巨大，知名度奇高。相比较而言，徐法绩就逊色多了，虽然是嘉庆二十年的进士，也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他的事功，讲明白他的人生遭际。不过，在左宗棠“公屡疏言国家大计在求人才、捐文法、重守令、严绳贪墨，因劾疆吏不职者两人，宣宗异之，召对称旨，擢刑科给事中，命稽察户部银库”的陈述中，依稀能够看到徐法绩其人的风貌。

嘉庆二十年的进士，资历比左宗棠高多了。宦海沉浮，似乎比左宗棠幸运的徐法绩却没有左宗棠的现实机遇和突破能力，一度风华正茂的他在朝堂上的光芒一天天弱下去，直到退老还乡，因病离世。

几年前往陕西泾阳采风，了解到徐法绩。喜欢触碰金石拓片，一顿徐法绩的墓志铭拓片引起我的注意，然后又看到《徐法绩神道碑》的拓本，一个悬念迭生的故事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。

地方军务兼管巡抚事，一恪靖伯。当朝重臣尚谦称门生，徐法绩怎可小觑。徐法绩一生的重要章节，左宗棠在碑文中写得清清楚楚。徐法绩1790年生于陕西泾阳，字定夫，号照庵。清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进士，旋即被朝廷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令人不解的是，三年后，徐法绩告归“终养”，回到泾阳老家陪伴亲人。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他结束了近十年的“终养”和“丁忧”，回到北京，等待朝廷任命。徐法绩比左宗棠年长22岁，如果不是这十年的“终养”和“丁忧”，两个人就不会有交集，一段佳话当然也不会产生。重新回位的徐法绩被任命为地方监察御史、正五品刑部给事中，因有政治抱负，工作业绩比较突出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的秋天，皇帝委派徐法绩离开京城去主持湖南乡试。左宗棠参加了这次乡试。有趣的是，胸怀大志、满腹经纶的左宗棠，头场考卷就被考官判为“欠通顺”，成为“遗卷”，淘汰出局。20岁的左宗棠自信也自负，得到“欠通顺”三个字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只能原路还乡，等待三年后再考。左宗棠的命运不好，这一年道光皇帝五十岁，朝廷开恩，下诏各地乡试搜“遗卷”，让有才能的人多一次中举的机会。新任礼部掌印给事中徐法绩不敢掉以轻心，他要求副考官仔细阅读“遗卷”，为朝廷发现更多的人才。不料，副考官因“卒于试院”，留下了五千多份“遗卷”，就等待徐法绩阅读了。这项工作繁重，徐法绩是如何点灯熬油读完了一篇篇的“遗卷”，又是如何从中打捞出一份份被忽视的“遗卷”，暂且不论，有一点是清楚的，左宗棠的试卷

被列为六份试卷中的卷首。考生的姓名弥封，对考官来讲，阅读的就是考生的试卷，其他信息一概不知。作为主考官的徐法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言九鼎，即使是他认定的事情，也要经过同考官的集体讨论、激烈争辩、相互排斥是家常便饭。原因不复杂，科考是朝廷大事，对舞弊和不负责任的监考官的处罚极为严厉，因此，身临其境的主考官、副考官们往往是如临大敌，不敢轻慢。对左宗棠的试卷存在不同的声音，有的同考官就不响应“补荐”的建议。进士出身的徐法绩深明文章之道，坚持对左宗棠试卷的看法。于是，他调来左宗棠后场场的试卷，让考官们阅读，他相信左宗棠的实力，也相信考官们的眼力。果然，左宗棠的《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》引起共鸣，然而，依然有人怀疑这篇上乘之作是不是考生有所准备的“温卷”。试卷上的弥封揭开，左宗棠的名字清晰可见。左宗棠年轻有为，在湖南已有声望。面对他的试卷，考官们唏嘘一片。湖南巡抚吴荣光光湖南乡试的监考官，左宗棠就是他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的学生，此人的学问为人，他当然了解。他避席作揖，感谢徐法绩慧眼识珠，把左宗棠这块金子从沙土里挑选出来。

清代乡试，是学子们重要的人生转折点。中举后，就有了选官的资格，可以参加在京师举办的会试，如果中了进士，就意味着前途无量。左宗棠一生充满了戏剧性，他被从“遗卷”中拔擢，在后来的六年时间里，三次赴京参加会试，均名落孙山。好在他不气馁，敢于开辟另一条道路，直走到人生顶峰。

法国作家波德里亚的《冷记忆》，是我不太读得懂的书，其中的许多知识和感想我都不知所云。但还是断断续续地读下去，除了那些奇特的感觉、比喻或议论吸引我之外，读此书的益处是可以不断提醒自己：即使你读了很多书，似乎积聚了一些知识，但你的头脑还是简单的，感觉还是迟钝的，理解力还是肤浅的，要理解一些人和思想还差得很远。

没有必要责怪现在的年轻人不爱思考，没有想法，这多半还是他们的生活太安逸了。思想和思想家都出在苦难的年代，只有生活不如意，没有幸福，才会思考。享乐的人是不会去思考如何延长快乐的，只有生活在苦难中人才会思考如何尽快结束苦难。

当友情受到三观对立的冲击，受到某些争议问题的撕扯，就可以淡化了，执念不是智慧可以融解的。一如爱情让你感到压抑、沉重、纠结甚或痛苦，你就可以放下了。我们需要友情和爱，不是要添加行走的负担、生命的苦涩，它们应该是天寒地冻时的阳光，旷野荒漠中的泉流，是我们快乐和希望的来源、生活的动力。

坐沙发看书，一青蝇营营，挥之不去。无已，姑起身，移步小立，复移复立，遂至阳台，彼蝇终始相随。乃合阳台之门，振臂驱之，蝇穿窗而去。孟子曰：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”始而挥之，礼也；继欲驱之，义也；引至阳台，智也；不扑杀而使逸去，仁也。盖纲常之洽于日用者如此。

你跟他讲道义，他跟你讲历史；你跟他讲历史，他跟你讲现实；你跟他讲现实，他跟你讲立场；你跟他讲立场，他跟你讲利益；你跟他讲利益，他跟你讲谋略；你跟他讲谋略，他跟你讲见识；你跟他讲见识，他跟你讲大棋；你跟他讲大棋，他跟你讲国籍；你跟他讲国籍，他跟你讲情怀；你跟他讲情怀，他跟你讲ID。对于自媒体上在在可见的此辈，你就要同他争论了吧，你的智力承受不了这种降维对抗的。

“荒岛唱片”源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经典节目，第一任主持人、英国著名电台DJ罗伊·普里姆利起了这个名字。从1942年1月29日BBC Radio 4首播以来，已播出了五百多集。每次邀请一位嘉宾对话，话题是：如果你被送到一个无人荒岛上，你只能带八张唱片、一本书（《圣经》和莎士比亚著作除外）、一件没有实际用途的奢侈品，你会带什么？为什么？如果问到我，八张唱片会是：（一）索尔蒂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的瓦格纳管弦乐曲；（二）杜普雷演奏埃尔德加提琴协奏曲；（三）帕瓦罗蒂和儿童合唱的圣诞歌曲；（四）菲斯托拉指挥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演奏的《天鹅湖》；（五）皮雷斯的肖邦夜曲全集；（六）芙蓉妮和盖达演唱的《波西米亚人》，斯其帕指挥；（七）弗兰塞斯卡蒂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，瓦尔蒂指挥哥伦比亚管弦乐团协奏；（八）艾迪·希金斯三重奏的《梦想成真》。

无论从哪方面说，《与麦当娜共枕》都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影片。未来的超级巨星把她1990年“金发野心”环球巡演的演出、生活情景晒到了银幕上。众多名流出现在其中，瓦伦·贝蒂、班达拉斯、阿莫多瓦、克斯特纳、阿尔·帕西诺……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年轻导演亚历克斯·克什安执导了这部影片，他之前导演的一部有关摇滚歌剧的短片吸引了麦当娜。于是在四个月的巡演中，亚历克斯完全融入了麦当娜的生活，全程记录她的几乎每一个瞬间，或欢乐或激烈，或放纵或沮丧，由此完成当代演艺史上独一无二的另类纪录片。

搜集唱片的兴趣等同于藏书，搜集各种录音也近似读书，总希望发现更好的演奏，遇到意外的惊喜，但结果不免失望。《全唐诗》以外的逸篇，近百年来学者们辑录至数千首，但鲜有上乘之作。许多小公司发行的历史录音，也很少有超过传世经典的杰出录音。日本评论界盛推的ERIC HEIDSIECK 1991年5月日本宇和岛演奏会实况录音，被日本评论界倍加赞美，我百计搜寻购得一套，听后也不觉得如何惊艳。只是欣赏而不是出于研究必需，常见的经典已足以满足我们耳目所需。

……

从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中举，到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接陕甘总督印，36年的时间跨度里，左宗棠所经历的可以写几本大书。然而，不管他经历了什么，得到了什么，36年前的往事没有被岁月风尘和战争硝烟所遮蔽。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在平定回乱的战争中，他在陕西西安短暂落脚，他要到泾阳为徐法绩扫墓。秋末，泾阳的山山岭岭枯黄一片，郑国渠的水流缓慢、松懈，不见当年的湍急、汹涌。一队人马从西安向泾阳进发，队伍中有一位器宇轩昂的人，就是左宗棠。作为朝廷命官，左宗棠愤慨战，行政管理才能出众，已是名扬海内外的名臣。坐在马车里的左宗棠，遥想自己36年前所参加的湖南乡试，以及后来的会试落第，与陶澍相识，又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参加与太平军的战斗，百感交集。因能力出众，入路乘章幕府，进而随同曾国藩办军事，在湖南招募兵勇，组成“楚军”，赴江西、安徽等地与太平军作战。鉴于左宗棠的战功，曾国藩疏荐其任浙江巡抚，后升任闽浙总督。在福州，兴办船政学堂，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兵勇。西北大乱，他以钦差大臣和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军西行，一路征战，取得节节胜利。几十年的风霜雨雪，如电影蒙太奇从他的眼前一一闪过。其中与徐法绩的交集，让他久久不能释怀。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出发，在曲折的经历和焦灼的期盼中收到了第一张走向远方的通行证，这种体验自然刻骨铭心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左宗棠再赴会试时，徐法绩因病解职，回到泾阳，两年后逝世，年仅47岁。徐法绩没有看到左宗棠出人头的的那一天，不过，能够从五千份“遗卷”中看到左宗棠的不凡，也说明两个人深厚的缘分了。正是因为这份缘分，在徐法绩逝世32年的时候，左宗棠风尘仆仆来到泾阳县中张镇土门徐村，谒拜徐法绩之墓，执门生礼，程序繁多，并撰书了“皇清授诰中议大夫

即使你读了很多书，你的头脑还是简单的

金陵生小言

蒋寅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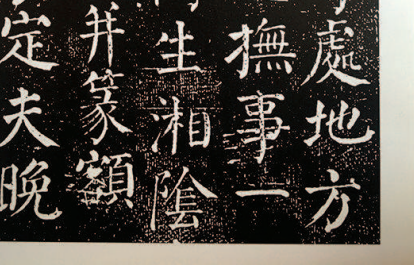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公众账号